

精神的漣漪與心靈的漩渦

在意大利的天空下，在西班牙的大地上，既是我的兩篇東西方文化藝術交流的文章的題目與內容，也是我今生在中美文化交流之外、中歐人文交流的的雙重奏。這兩篇長文外化的是血肉人生的行迹，表現的是靈魂深層的奧秘。前者以文藝復興故鄉意大利為主體，是對我們地球上人文歷史的探訪與追憶；後者是首次來到地中海東岸的西班牙，參與與美國肖像藝術家威廉·諾克(William Rock)合作的以“詩書畫”綜合表現的大型藝術項目《世紀的群山》的展覽。這一項目面對西班牙公眾展出的地點，在西班牙美麗的海濱城市塔拉戈納，這是個申報 2016 年“歐洲之都”的美妙城市。

我們此行由美國專程赴西班牙，是應邀參加西班牙塔拉戈納市政府舉辦的文化節。

“世紀的群山”是東西方人文交融，具有濃鬱的人文特色，以東方“詩書畫”為表現形式，以“天地人”為精神隱涵。在新的 21 世紀，“精神群山”以人類浩瀚的生命意識，表現 21 世紀人類精神視界的遼闊延伸。此次人文藝術展主要以人類古往今來、不同領域的卓越人物及其精神肖像為前景，以後也會有選擇性地表現人類群體中特色獨具的普通人。

“世紀的群山”的人物背景是大自然，是天體和大地，“人與大自然”兩者相結合，最後呈現於世的，將是具有濃鬱和完美的東方特色的“天地人”。

在繼續“世紀的群山”人物肖像創作的同時，威廉的藝術創作日後將有新的探索和變化。

我個人近期創作和完成的部分作品，是新的“詩書畫”藝術綜合，以有別於傳統的“山水”或“風景”和現代藝術表現為主體，有別於我的先人的傳統構圖，和現代藝術的潑灑或變形，是東方“象形”思維和表現。這些作品試圖豐富和拓展《世紀的群山》的精神空間，總體命名為《岩漿與火焰的天體和大地》，主題源於我的精神史詩《世界 你的裸體和你的隱體》。

我與威廉性靈相通，《世紀的群山》百位以上的人物肖像系列創作將持續終生。

應邀赴約西班牙之前，我曾先後去了美國費城與匹茲堡。去費城是參加亞洲研究協會年會，對我而言，主要是參加書展，為我新出版的中英雙語詩集《今生有約》簽名。無意中發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其中最後一本寫到上個世紀的我及“民主牆”。史學家余英時以為“這是到現在為止，一部規模最宏大、敘事最詳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10 卷為學者、中共黨史專家肖冬連編，其中“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 (1979 — 1981)”有個別失實，經與出版發行人之一黃麗芬女士當面商榷現公開提出更正如下：

1、民主牆詩文精神

內容有別於個人冤假錯案的申訴，它關注的是一個時代的歷史和現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記錄民主牆第一份油印民刊出版時間時不能用“大概”一類含混詞語。民主牆時期第一份民間自發的油印刊物，是 1978 年 10 月 11 日率先在北京出現的《啟蒙》，之後的 12 月才出現《四五論壇》。《啟蒙》是第一份同時配合大字報在北京出現的油印民刊。美國有多所大學收藏有原始資料，也有英文出版物記錄。《啟蒙》最早的牆報張貼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前《人民日報》巷口牆頭，當時整個王府井大街交通堵塞，油印民刊撒向圍觀的群眾，之後才陸續出現其他的民刊。開始時，民主牆的大字報分散張貼在不同地點，如《啟蒙》最早在王府井大街，其後在天安門廣場，最後統一集中移到北京西單，是由於當時北京市委專門下達文件所指定。

2、“啟蒙社”不是先在“外省的貴陽宣佈成立”，而是 1978 年 11 月 24 日直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公開面對世界宣佈成立，之後，同樣的內容才在貴陽紫林庵再次公開張貼。

3、《啟蒙》第一期是詩，以反對偶像崇拜、呼籲改革開放等為主要内容，總標題為《火神交響詩》。之後，朦朧詩由官方推出，得以公開出版，我的全部作品至今 50 餘年不能面世。為真實記錄歷史、不誤導今人後世，現在此更正。

去匹茲堡前夜，秋瀟雨蘭打開電腦，忽然發現一篇奇怪的文章，是由匹茲堡作家組織亨瑞(Henry Reese)轉給我們的，題目是《假如我是黃翔》，原來作者是一位美國高中文學班學生，文章是老師統一佈置的作業。多么純真而



在西班牙的大地上

新的 21 世紀人類精神視界的遼闊延伸

黃翔

樸實的生命。這樣可愛的孩子後來也出現在西班牙，以前在教堂工作，現在“西班牙色彩”畫廊，是一位美麗的海濱城市塔拉戈納的英俊少年，他的名字叫做大衛。稱我這個中國人為父親。相處數日，同我的感情形同血緣。人類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親如一家人，心靈中無階級、黨派的狹隘偏見，也無國家和民族的鴻溝、高牆、電網和柵欄。

在匹茲堡，一家圖書館第二次為我們安排了一場畫展和詩歌朗誦，今年九月一所大學也相繼安排了朗誦和畫展。朗誦以《世紀的群山》中以書法表現的詩歌為主。我與威廉合作的大型人文藝術項目《世紀的群山》，新近在匹茲堡又共同完成九幅新作。它們是東西方和中美的交融的成果。這一成果已廣為受到支持，最突出的是西班牙人、卡塔羅尼亞人，他們也是活在當下的人類共同創造活動的最先發現和參與者。

近現代人類社會從來的精神變革，都起自精神的漣漪或心靈的漩渦，與功利政客無涉，與世俗之徒絕緣，都是由本真性情的人文藝術創造者或獨立思考者先行於人，他們或是作家與詩人，或是思想家或藝術家，起源于意大利

《一朵紅玫瑰的力量》。其中有兩首書寫的是選段，《彌留之際》為全詩：“眼睛閉上的時候，終極的注視開始；嘴唇合攏的時候，寂靜的言說開始；雙手鬆開的時候，空無的豐盛開始。”

西班牙偉大詩人洛爾迦因政治異見遭受暗殺，如今尚不知遺骨飄落何處？威廉·洛克來信說，塔拉戈納市政廳文化部長是位敏感又獨具深厚人文修養的女士，她讀洛爾迦畫面上的詩句時流下了眼淚，這使我震驚又感動。後來見到她，她幾乎參與了每場活動，甚至親自開車接送我們，樸實又親切。藝術畫廊的幾個主要成員也無不如此。

“西班牙色彩”藝術畫廊的羅蘭(Roland W. Mattheissen)先生是德國血統的人，海洋學研究者；通曉德語、英語、西班牙語等九種語言，差點成為德國駐波蘭外交官，上帝卻將他安置於人文藝術領域。生活在地中海世界，卻遠眺神秘的東方地域，非常熱衷於學中文。這是個特精明、善運作的人。我感覺他腦子里波翻浪涌，不時有停頓的重音節奏，彷彿正在操練中行進的士兵，不，一個將軍！對自己充滿自信，也使人信賴於己。一個策劃世界的人，也同時意味着是一個奇特的不斷改變現實者。

當他雙腿扭動時，身上傳達出熟練的舞姿。當他坐在鋼琴旁時，卻是一個同樣熟練的演奏者。世界對他就是一架鋼琴，永遠彈奏出明晰的理念和冷靜的構想，卻絕無胡思亂想的雜音。每一個音符的跳動，都同他頭腦中的思維節奏和口語中的擊節相聯繫。

我曾目睹過羅蘭彈奏鋼琴，從聽眾席上望着他的背影，既優雅又氣質。我情不自禁地隨着他的鋼琴聲的節奏哼唱起歌來，一旁的“小不點”不聲不響地哭了，眼圈發紅、淚流滿面，彷彿有什麼突然受到觸動，是的，在深心。

生活在西班牙的來自德國的羅蘭，有一個獨異於人的觀點，那就是認為“20 年內中國文化將領導全球”，並極為確信地補充說“是 4 至 7 年之內”。這位來自歌德故土的德國人對中國持客觀立場卻毫無極端政治歧義，他的自信的眼光和博大的胸襟使人敬重並深感信服。

但我以為，這裡的“中國文化”應指傳之久遠的燦爛的東方“自由精神文化”。這一“文化菁華”的現代弘揚、變革和拓展，以東西方文化交融為基礎和前提，以不同文化互為補充、互為豐富和互為選擇為先決條件。這是具有普遍的精神意義和價值的人類新的文化，其骨血絕無涉於任何世俗意義的黨派意識和各類狹義的政治說教。

馬依德(Maite Valero)女士和她的年青的女兒都在畫廊，前者是一位守護人類文化藝術的“媽咪”，又是一頭匍匐在水泥叢林的精神王國的一頭獅子。她邀我在歌廳旋轉時，坦然表白說：“我是一個狂野的有雄心的女人！”我明白且理解卻不望而生畏，害怕被一口吞嚥于獅腹！女兒阿維阿德娜(Ariadna Vicente)同媽咪一樣，可不用通過翻譯直接讀英語著作，她的形體和她的夢想都美得令人驚艷！典型的西班牙大美女、開心果！愛笑愛哭，聲音爽朗如荒漠上的潤風、卵石下水的絮語、墨綠的葉簇之音。

對她和另一位現成為威廉女友的巴西女塔吉亞娜(Tatiana Costa)來說，活着，每一個日子都同樣美好！每一天都是西班牙式的“玫瑰與書的節日”！有一次在看我的電影紀錄片後回答觀衆提問，她聽我以我的東方詩化哲學《沉思的雷暴》式的思維和語言表達、闡述人生，因為翻譯得極好，西班牙人又特敏感，散場後開心果突然爆發，在出口處靠着牆壁、泣不成聲哭成個淚人！

成聲哭成個淚人！

哎，一個內心世界多么豐富、內在生命多么玄妙而美麗的年青的西班牙女人！還有來自巴西的騷動不安的拉丁女郎塔吉亞娜、氣質高貴而內心驕傲的智利女導演卡洛尼娜(Carolina Loyola-Carcia)、長着一頭黑色短髮的西班牙英俊少年大衛(David)。他臉孔很象蘭波，我戲稱他“小蘭波”，這位西班牙小青年純真地表白說：“你對我影響最大”、“活在我純潔的心中”。

《世紀的群山》面向全球，東西方融匯、中美合作，以“詩書畫”為表現形式，並將以深化東方式的“天地人”的精神隱涵面對世人。

高第畫面上我以狂草書法寫下：“世界上並不存在純粹的直線，直線屬於人類，曲線屬於上帝。高第終其一生在設計中追求自然，以充滿生命力的曲線和有機形態的對象構成城市建築和整個世界。”他留下多座輝煌建築物矗立于巴塞羅那，其中規模宏大、最著稱于世的聖家堂從 1882 年開始建造，生前未能完成卻成為身後人文景點，現其建築工程還在由後來者繼續卻明顯異於他原有風貌。

費羅格的肖像題詞是：“縱使人生的居室是黑的，我們仍然仰望天空。不放棄生成的渴望和生命的精神欲求，醜陋卻不是一種障礙。”卡夫卡的肖像上我寫下：“生命垂危之時，曾留下遺言，囑將一切手稿銷毀于身後。他是一座夢幻的城堡，世人各以不同的路徑走向它，卻永遠行進在無從抵達的過程中。”松尾芭蕉肖像畫面上，以日文與中文寫的的是他的詩《古井》。另外兩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與三島由紀夫，前者以狂草書法配落雪與融雪寫的是：“大自然中的雪國之子。永恆旅遊於精神生命一塵不染的夢境中。”後者畫面上題寫的是：“崇尚武士道精神，充滿自我毀滅的趨向。切腹自殺、流血死亡，而化身為神，也成了不解之謎，活在許多人心，並載入後世史冊。”在三島由紀夫幾個米黃色的大字上，我以毛筆潑上血色，目擊者驚呼，感覺三島由紀夫彷彿剛自殺，倒在一片飛濺的鮮紅中！

我為波蘭偉大作家舒爾茨題寫的是：“沉淪於夢幻和童年生活的回憶，在消除夢想與現實的界限中離群索居。憂慮、躁煩、惶恐不安。一生唯一的一次機會就是死亡，而全部生命似乎都只是為着準備一死。”另題有一句“一個偉大的弱勢者。”

我以為，一個人縱使精神上偉大，未必因智慧而產生超人的膽識！勇氣是與生俱來的，一般來說，“天賦”超越常人者高壓環境下也難免常人心態！雲雲衆生中智勇雙全的特例極罕見。達摩，禪宗初祖，以少林寺為祖庭，一位“一葦渡江、面壁九年、斷臂立雪、只履西歸”者。其畫面上以狂草書法書寫的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所有的狂草書法，都將配上中英文字解說。西班牙展出的作品，將有西班牙文和卡塔羅尼亞文的翻譯。

赴西班牙前夕，匹茲堡康寧莊園的日日夜夜，都是創作的過程，也是藝術創作的預展。中國民間獨特器樂二胡演奏家咪咪女士與我和威廉同行，因航班誤點，後取消當日航班，當天只好夜宿咪咪家。不意次日清晨，聽咪咪播放音樂，不經意間是對咪咪及其二胡的一次“發現”。

坦率說，我對二胡及咪咪的演奏從未有興趣，也不以為適宜於配合我的詩歌朗誦和《世紀的群山》展覽，我更喜歡演奏大廳內鋼琴或小提琴演奏及其強烈的表現力。但中國二胡在咪咪手中卻是獨一無二的。我以為咪咪的二胡獨奏較之鋼琴，卻能表現情感的細膩；較之小提琴的表象傳達，卻有一種莫名的深沉。我聽的是她與西方音樂家演奏的音樂光盤，她獨自表演的是上世紀中國詞曲創作都才華橫溢的音樂作品《草原之夜》。

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如此觸動我的心靈的聲音，當我無意識瞬間聽到這水淋淋地與我的心弦融為一體的琴聲時，我的眼睛潤濕了，禁不住流下了眼淚。我彷彿回到少年時代“雪山、湖泊、草原”的星夜，淚流滿面地佇立在那里，傾聽身外的琴聲，也傾聽和內視自己今生永遠是“青春還沒有開始”的生命的心音！

不是所有的二胡、琵琶、小提琴、鋼琴都能傳達本真和純粹的生命和大自然，而外表沉靜、內心的騷動不因年歲而枯竭和消逝的“咪咪之音”卻是唯一的！她的琴聲潤夜露和瀾漫夜色，你可以想象那琴絃撥動者的心靈有多么滋潤！

因版面有限，不能全部刊登，請讀者上網 www.ecjnet.com 閱讀黃翔先生的精彩文章

標題圖片：黃翔, William Rock, 智利導演 Carolina Loyola Garcian, Mimi Jung 和西班牙色彩畫廊(Espai Cromàtic Gallery)的朋友們在塔拉戈納市政府安排的藝術展覽大廳(The Antiga Audiencia Culture Centre of the Town Hall of Tarragona)。

Advertisement for 'Diari de Tarragona' newspaper. It features a headline about cleaning forests and a photo of artist Huang Xiang presenting a portrait to a city official. The text includes details about the newspaper's founding and the artist's work.

黃翔遞交加西亞·羅卡肖像給塔拉戈拉市長 Josep Ballesteros 先生閣下

的文藝復興運動如此；法國啟蒙運動如此；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樣如此！承傳文藝復興人文傳統的新的 21 世紀的人類文化藝術的交流、探索與創造同樣如此！

詩書畫綜合與天地人奧秘

匹茲堡以北有個康寧莊園，《世紀的群山》近期 11 幅新作最後都完成於那里。同西班牙塔拉戈納“西班牙色彩”大畫廊的羅蘭先生一樣，這裡的男主角大衛(David Fyock)也是個德國人，現為美籍中國問題專家；其夫人吾愛尤敢為台灣泰雅族原住民、美籍女詩人。

11 幅新作為“詩書畫”的綜合藝術表現，有線條與色彩的構圖、有“精神肖像”的勾勒，畫面上遍布中國狂草書法，既是“線條運動”、也是“另類繪畫”。

新作為西方式的“人物頭象”和東方式的“詩歌書法”的綜合，由我與美國肖像藝術家威廉·洛克共同合作完成。表現對象包括西班牙偉大詩人費德瑞克·加西亞·洛爾迦(Federico Garcia Lorca)和偉大建築師安東尼·高第(Antoni Gaudi)、前蘇聯女詩人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伊朗“天空詩人”、哲學家電影導演費羅格(Forugh Farrokhzad)、德語小說家卡夫卡(Franz Kafka)、中國辛亥革命烈士秋瑾、日本俳句詩聖松尾芭蕉 Basho、日本作家川端康成(Yasunari Kawabata)和三島由紀夫(Yukio Mishima)、中國禪宗初祖達摩、波蘭作家布魯諾·舒爾茨(Bruno Schulz)。

洛爾迦、阿赫瑪托娃、秋瑾的肖像上分別用草書寫下了我的詩《白骨》、《彌留之際》和